

客窗閒話

客窗閒話卷四

鹽官 吳熾昌 薊斥 著

書安邑獄

林寶光山右安邑巨室五旬餘始得一子名繼業至六旬外家計益饒而精神衰頹不勝勞乏延中表之子張歧指者其左手有贅指故名其爲人少年佻達而有心計俾總理家業持籌握算井井有條寶光倚賴之是歲繼業年十五寶光爲之聘同邑富室楊氏

女畢姻有日張戲謂繼業曰弟年未冠焉知房中事
盍倩我代勿貽新婦笑也繼業怒之以目等伶嫁女
者親串與役人隨送三日而還其迎娶之家感女畢
集兩姻家上下混雜徃徃不能辨認是時繼業親迎
門開隨者數百人有小偷程三兒者右手亦有豉指
潤入厮役隊內奔走出入欲乘間肆竊是晚內外騷
客畢其客中之年少者羣擁新郎入密室繼業行令
必欲新郎醉而後已時張亦在座至二鼓忽患腹疾

告繼業而回適三兒潛入客舍盜襲客之衣冠帶履
居然上賓欣欣得計闖入新婦房時已夜深女簪各
散僕婦使女皆倦臥外室鼻息雷鳴三兒不知衣飾
所在舉燭照之見新婦美而艷三兒心動亟闔戶釋
衣推新婦臥新婦誤爲其夫難與抗拒聽其解衣寬
帶時覺有歧指相觸狂蕩甫畢急起着衣而遁新婦
斯瞬未幾諸客皆醉倒繼業歸房不見新婦亦舉燭
照之新婦見非前人卽起詰曰汝何人擅敢逼視繼

業笑曰子而夫也新婦愕然曰何以爲信繼業曰何爲不信新婦曰果爾汝以手與我驗之繼業出兩手與觀新婦大啼曰有歧指者已冒作新郎去猶未久也繼業觸張歧指詭語盛怒拔劍而去張父聞叩門聲甚厲急起拔關繼業突入噪曰惡奴張歧指何在索與俱死張父方駭愕問家人皆聞聲出勸甫去其劍歧指亦捧腹出視繼業顏色克暴問何怒爲繼業見其仇突前結其胸謀曰鳴冤去衆皆問故則愧爲

難言張父知不可解羣擁至縣廨官乃燕人方尹喚
而造入問之繼業所其謔語與冒姦事張始覺極口
呼冤曰小人腹疾歸家今猶未愈安有是事繼業曰
其腹疾卽脫身詐計况新婦稱歧指冒新郎卽爲
確據方尹正思喚新婦質對忽聞喧譁聲二老者相
結至一老曰子爲楊宦以女與林寶光之子爲婦縊
死房中請究其故一老曰新婦因何雉經而子亦不
知何往求爲伸雪尹指繼業曰是非而子耶寶光大

客窗閒話

卷四

三

駭曰何以先至官也始問悉其故尹命二老各書親朋僕役姓名咸按驗之無歧指者問失物否客懼爲訟累僉諱曰無之尹復訪聞張歧指好爲桑間濮上之游始信冒姦之情確嚴刑之張不勝楚竟自誣服律擬大辟已決訖矣方尹以丁憂去未幾鄰縣獲盜卽程三兒也畧一研鞠遽將冒姦事自認不諱且指所竊之衣履爲証鄰縣以贓物移知安邑繼任者悉召林寶光之客皆出認被竊故物且訴當時不言之

故始誅三兒而擬刀尹以遣鳴呼聽訟者可不慎哉

和園玉鼠

吾浙執與販古玩業者有挾巨資列肆於通都大邑
謂之行家有以盪小本終日游行陋巷僻鄉賤價收
微物覓蠅頭以餬口謂之骨董鬼間得珍物因之起
家亦不乏人故業是者衆嘉禾有張骨董者日持數
百錢追隨賣糖之人至委巷間皆巨室後戶忽有開
者一婢持灰石鼠易糖而入張向賣糖者以百錢得

之至晚羣童鬼畢集茶肆各出所得物互相品評
張亦出鼠識者曰此灰玉也值一串張唯唯而退至
家以灰水煮之作布龔盛米皮磨擦不數日間其鼠
玉色潔白二目正紅光華燦爛出自天成非嵌人者
張大喜覓巧匠以紫檀鏤細座香楠爲櫝修飾精緻
以示行家許以五十金張不允詢及是玉出處何因
目赤行家不能答曰欲知究竟非吳下大賈不能也
張卽赴吳以示行家雖嘖嘖稱嘆亦莫究其來歷僅

曰玉色雖佳爲物甚微不堪入責不過爲貴公子案頭賞玩耳不出百金若欲多得價姑寓吾肆中俟賞鑑家物色之可也張許諾乃交行家曰則列於多寶厨夜則什襲藏之如是半載雖有問者許價數十金而止時有相國守制回籍將起復廣覓貢物道經行家瞥見玉鼠停輿而入索玩久之詢物從何來需價若干行家對以嘉禾客寄售者價昂甚相曰吾將試之若係真者價不嫌昂卽不真亦值百金可命客來

府候給值行家諾告張曰中堂貴客汝往聽命若云
物真必索五百金予我行規五十若云不真卽百金
貨之不可不售恐後無識者矣張欣諾登相府已諭
關人留客宿相命開內醺詔妻妾子弟咸來賀寶於
是少長畢集傳觀玉鼠皆獎贊二目之異而腹誹稱
寶之謬也入夜命東西分列四筵中設黑光明漆几
高供玉鼠堂中懸五彩琉璃燈燭齊輝又命女僕
發童較准洋表時鐘守報時刻東筵夫人率諸女眷

列西筵子弟告坐相則臥胡床以矮几列精饌數
品隨意飲啖且命眷屬各舉新令以盡雅興母以老
夫拘泥也於是猜枚傳籌歡聲盈耳未幾童僕報亥
時末刻相命毋譁燈燭盡息使衆目注視玉鼠若有
異則報音知四座寂然無所睹莫不竊笑者未幾
時鐘十一響衆見鼠目透紅光一線漸引漸長高與
屋等衆皆咤報相曰未盡所長也未幾鐘鳴十二光
華忽散通室大明如坐月光中鬚眉畢見衆皆感悅

男女成列奉觴上壽相撚鬚大笑受爵稱慶畢光亦漸欽罷醺收寶人各就寢翌辰相出見張命之坐曰寶物真矣汝從何處得來張詭對曰小人之祖薄宦山右得之市肆以爲傳家之寶本不忍舍今小人爲阻饑所迫姑以割愛實無價也相曰得之山右信然姑陳爾價張雖領行家先入之言嚳嚳不能出口相命僕以珠盤給之諭其自度張本欲撥五百珠心慌目亂錯撥五萬珠僕以呈相相大笑曰五萬金不爲

但母後悔卽喚行家至相曰客已貨乃寶白金五
萬吾與爾百金作行規速爲立券行家欣然書之授
張署押囊金同歸行家叩張物之所寶處笑不明告
我等今已售矣請述其異張無可對直告以不知之
故行家賄相府閹人而探之閹人曰府中內言不出
外言不入無從深悉無已有某詞林者在之門人也
吾等轉告以得寶事請詞林入賀可以問而知之爰
啟詞林登堂申賀乃見曰聞師相所得至寶請以廣

門生之聞見相出玉鼠示之詞林曰二目之異然博古圖集古錄考證諸書所未載何稱寶
爲相曰此大內物也儒生焉得見之而註於圖錄乎
詞林曰然則師相何以知之相曰此物唐天寶間和
闐所貢相傳以夜光玉琢成其兩目之異遇子時能
放光華以辟惡物是以先朝藏於書林則靈魚不生
而古集完好因兵燹之後賊携之山右遂失所在而
天府所藏珍器冊檔內註載甚明自失此物後往往

書籍蠹損當今每命山右巨卿密論訪覓久無下落
今爲老夫所得以應上命必喜出望外真百萬黃金
無以覓此至寶也詞林再拜而退張聞是言擁厚資
而回訪諸失物之家果國初爲山右中丞屬下以贈
公子作盤中玩物初不知目光之異不甚寶貴今家
已中落玉鼠在塵土中掩埋失色小婢偶拾之以易
糖食竟爲張骨董起家之瑞其命也夫其命也夫

孫壯姑

乙巳之歲山左大饑盜賊蜂起膠東爲甚小康之家俱不自保昌邑有標客孫良技勇絕倫有女壯姑悉傳其術時因道路梗塞閒居授徒大姓之虞暴客者爭以重金爲聘良悉納之乃分其徒爲十餘部各遣一隊以護大姓而良周巡不息盜賊不得肆志咸憾之昌邑錢尹吳人也捕得巨盜誣指孫良爲魁械之至良極口呼冤曰小人禦盜非爲盜者尹曰盜何仇而指汝良曰邑中之巨案被窺伺已久得小人捍衛

至今不得逞志彼欲冤死小人以遂其吞噬也尹察之信竟誅盜而釋良良感甚願獻女爲妾尹笑曰解釋誣枉令尹之職何足言恩且法不得妄剖民女汝休矣良涕泣而去未幾錢尹因公被劾將回吳下官橐甚空宵小私譏竊發良知之謂尹曰凶年之後道路難行小人老矣不能隨護民女雖陋智勇具足請侍左右以備非常尹鑒其誠納之其女年未二十而貌甚英武遂與南行車仗數十僕從如雲小夥不敢

舉事盜法探有充實可劫者或衆寡不敵則知風下
程井夥而謀獲財均分故發益遲則盜益衆是時錢
已去五六百里至魯界之朐月鎮覓宿地得旅店後
屋三楹牆垣高峻周匝僅容一門出入尹喜其完固
必欲居之壯姑知非善地然已卸裝矣勉從之謂錢
尹夫婦曰妾觀此宅似爲謀禁客商之所夜或有異
至君與夫人請臥觀之幸毋高聲妾有以處若輩尹
唯唯唯然未知其能甚戰慄也於是安尹夫婦於東

三時二婢伏西室曰喚汝則出取夷燈之脂曲碧琉璃者置窗隙院中明似月光乃易短襖皮褌鞋尖置鐵腰掖利刃滅燭躍登中門之頭踞匡以俟漏三下內外俱寂旅主馬鐵頭盜中之巨擘也客集羣寇擇其能者皆操白刃自後垣登屋餘盜伏於四隅以防逸出先命一人下探之久而不回馬曰內多婦女諒人安樂爾矣繼命二三人下亦如是馬曰真不了事弱息數輩尙煩乃公自往若遇大敵行見爾曹雌伏

矣遂躍入院四無人聲月光中視屋門已閉甫撥關欲入額頭中傷甚重如泰山壓頂然仰跌丈餘旋飛一人坐胸間馬鞭刀欲砍被掣兩肩窩而兩臂軟刀自擲去又被掣兩膀而兩腿廢身不能轉動始聞嬌聲喚婢兩女舉燭至視之一幼婦耳哀祈之壯姑微哂曰我見來勢猛知是能手果惡奴也汝爲寓主諒害行旅不少本欲殺却如此庸奴徒污我刀且留汝爲作惡者戒遂命一婢取藥來壯姑以刀刮鐵頭臉

上肉縷縷成條以藥揉之血立止時天已曙矣僕從叩門請壯姑以足踢馬臀扳關而叱曰速去領而徒屍在東牆下積薪內也從容啟尹夫婦登車而行馬被踢則手足已復舊抱慚而竄自此臉上皮條終不復合絲絲懸掛若世俗所畫獅子然

沈竹樓

沈竹樓者浙右諸生其父爲縣吏有二子竹樓居長次子隨父業日有進益以助喪殯惟竹樓入泮後教

讀自給妻李氏亦吏家女紡織以佐之既乏精饌以
饗高堂而大比之年反取給於乃父厥弟是以父母
日慙薄之詈以書癡而虐使其妻是歲竹樓病生徒
皆散益不能支病痊謂李氏曰予忝爲丈夫而不能
仰事俯育誠自愧怍然死守蠹簡烏能奮發成其慕
游楚南爲貴介所尊奉予擬投之改習刑名家言或
可致富卿其勿辭辛苦相隨翁姑守我三年若無音
聞是子業勿成誓死九原任卿自便婦泣諾之竹樓

告貸親故得數金飄然入楚訪其戚適於月前病歿
竹樓無所依倚行李俱盡進退兩難決意自裁遂潛
至方城外之郵亭解帶縊時有千戶張弁巡邏至此
瞥見之叱兵往探體尙溫與千戶其解而拯救之竹
樓始獲詢得其故千戶曰若既諸生必能書請爲我
記室我能衣食之徒死何爲竹樓從之爲張千戶勤
司筆札甚相得也不數年張官至淮帥淮上驛商與
帥往還者必晤沈先生樂其爲人和厚咸贊仰之帥

亦極力推許而嗟其無業商體帥意羣請伺公堂歲
奉數百金竹樓綽有餘裕矣又數年張帥卒竹樓爲
之治喪送其屬歸楚復至淮上商人益信其篤誠謀
爲立離業竹樓不辭勞瘁會計維精而上下親睦業
浸大分配帑金百萬儼然巨商矣手下司事者以百
計或勸其廣納妻妾竹樓不忍負其婦喟然涕泣將
治裝以迎之值國家有川楚之變助餉十萬獲賞四
品銜遂置輿服霞裳明璫金翠之飾數十筭若者泰

父母若者給妻弟掘擄畢泛詣所載珍寶從者數十
人闐然南旋見者仰望若巨公皆側目視側足立未
幾抵武陵先使豪奴馳報一鄉皆驚爭來問識竹樓
至父母迎門弟亦伏謁親串趨承酬應不絕仰其氣
衆光昌竟不噴噴稱嘆曰大丈夫當如是也竹樓不
見其母問其父母則曰兒已顯貴不患無佳婦何倦
於是竹樓疑焉遂訪妻母李媼貧病無聊見媼來
聲勢踴躍媼驚喜交集不覺大慟曰孰謂郎君死耶

我女無福竹樓迎叩所以婦曰郎君勿怪是汝父母
之過自郎君去後旋聞凶耗我女欲殉者再我以無
就信止之不意汝父母憎其坐食爲累亦欺我昏瞶
不謀而嫁賣於其吏去數年矣竹樓喟然長嘆旣而
曰十年夫婦寧得忘情茲雖別抱琵琶非其本意可
俾予一見不媼曰一見何妨卽珠還亦似不難遂喚
輿迎之妻見竹樓不勝悔恨曰郎何絕妻甚不通一
育翁姑以凶耗爲真致妾不得安於其室太酷矣絕

又邀妾何爲竹樓訪其始末深恨不早報也嗚從
者將衣服寶飾爲贈妻置不視謂媼曰想耶君饑矣
母待之妾爲治饌媼出沽酒而妻入厨下自縊媼回
驚喚鄰人集撫之已斃某吏聞之以威逼鳴官官喚
竹樓訊得其故笞吏而釋之竹樓厚葬其妻而同盡
出所帶之物尙值萬金以奉父母曰是足爲終養之
資兒無負親恩請暫歸淮上迎有日也其父母愧且
泣唯唯而已竹樓固舟至金山寺止宿遣其僕從將

解金微納餘資攤載以來盡輸禪室以佐佛事因披
剃爲僧以終

書訟師 五則

江右士有所謂破靴黨者請張爲幻無所不至訟者
咸師事之壞法亂紀此其極也予記其變亂之尤者
數則魑魅魍魎俾人人知所鑒而破之幸甚

有父送其子忤逆者子大恐持重金投師師曰子無
訴父理奚以救爲子出金跪請師曰汝有妻乎子曰

甚少女曰汝能書乎子曰子曾應童子試亦能書師
受其金曰得之矣汝試作數字子書以示之師熟視
曰汝轉背反手向子試書汝握手握之見官云云則
無患矣第不得私視掌則符洩不靈且致大患慎之
慎之子諾聽其言畢亟握而去自投公堂官果詰問
子痛哭不對官怒呼叔子如師教膝行而前舒掌向
官官視其左手曰妻有刁蟬之貌其右手曰父生董
卓之心官擲筆與之曰書來子書以獻官對其掌字

訪同遂叱其父曰老而無耻何訟于爲其速退勿干責也

某甲者家小康有中表某乙子然一身貧而無賴屢屢借貸亦小周之時值冬季乙又向甲貸百千償債甲怒其無厭揮諸大門之外而閉也乙始而叫罵繼思無以對債主遂縊於簷椽之下甲久不聞聲息出後戶探之見懸屍恐甚幸暮無知者亟操巨金往投訟師時師方與數友爲葉紙戲甲備述來意師曰子

戲大負無暇慮也甲出金獻師曰汝亟回解屍下毋
令外人覺再來有說甲受計往釋屍又至則命其觀
局約三時許甲屢屢祈請師曰汝再回懸屍故處甲
曰仍害小人何以釋累師怒曰汝違吾教看汝破家
也甲懼而從之又至師笑曰何不憚煩耶汝固高臥
明日有叩門者不得應俟至曉汝方出若詰問則
家驗而已不必辯自有證人計甲如教次日方保見
屍驗甲不應即報官官至呼甲出已解屍審視曰汝

識是人否甲僞貌之曰小人中表也何以死小人門
外官曰汝有兒子對曰無之時方保隸役皆瞞甲財
告官曰死者既爲某甲之戚必威逼所致官怒曰予
視屍領縫痕一一淺一深是移屍以圖詭索者汝等
既誣甲威逼必汝等爲之叱杖保役僅命某甲擲棺
以葬

某生者與同村之富室某姓中表也素爲司會計某
富室天亡僅遺少婦而無子富室之族爭欲入繼婦

曰未亡人年未二十若繼幼嗣不善撫育若繼長者恐貽口實請俟數十年得爲老婦則惟命族人無訶以答然知其少艾必不能安於其室將乘隙以圖之賄僕婢以伺之婦果與生通始猶朝至暮歸繼則與婦同寢處族入得確耗約僕婢啟閤羣閤入寢室生與婦皆裸臥不及遁連臥具卷而縛之送入城隍傳村落間生之妻聞信大恐亟叩訟師之門而求救師曰姦已執雙何從置辯能從我計尙可爲也妻曰

生死惟命乃囑其披髮毀粧喚健婦扶而去之其時
漏三下晚衙已閉巡邏之役見執姦至者諭令姑停
班館俟早衙呈報於是安置生婦於密室而羣坐外
室以待旦師密持重金偕生妻飲泣而來役識訟師
貪曰先生何爲暮夜至此師指生妻曰是爲子外妹
所執之男子其夫也妹誤謂殺姦則夫已死痛不欲
生子曰執姦者爲族人焉敢殺妹不信必欲一覩夫
面予故偕來請次以金授役役笑曰旣爲先生妹請

三喜室觀之無恙也健婦扶妻入未幾天曙傳呼放
衙師亟喚妹出仍披髮掩面喚輿送歸無何官升座
訟者入告命役將生與婦人幃而給衣生出詰之曰
儒者作姦犯科可乎生曰夫婦居室人之大倫何爲
不可官曰被執者是汝妻耶生曰然官曰烏得同宿
其家曰生與某姓至戚向爲司事戚某死其婦少寡
生欲別嫌是以偕妻同居不意族人誤執也遂喚生
妻出衆見非婦氣餒而不敢辯遂杖族人而釋生夫

婦二人歸厚酬訟師

某甲者在海昌城外業絲其夥某乙柔和而口給能羅致客商甲業藉以日隆乙忽辭去在城內自立經肆客商去甲而就乙於是乙興而甲將敗矣甲恨甚而無如何恒對其戚友曰予必殺之是日甲與諸友聚飲於城中之酒家又論及乙奪業事怨讐不已一少年微哂曰庸奴焉敢殺人徒喋喋亂人意甲已酒深聞是言突然而起竊携酒家之斧狂奔出門羣友

持之均怒少年少年恐謝過而笑慰之遂息威讓
送回家意猶忿忿坐而不寐延至四鼓許聞家人聲
酣携斧潛出越城缺叩乙門緣乙有心計素必自起
應門甫拔關甲突砍其頭棄斧而遁家人聞聲出視
乙腦裂而死聞諸官官往驗見斧柄書某號某年月
日置遂執酒家至詰之酒家曰無論小人與乙無仇
且有殺人而不遁者乎是斧被竊遺害小人也官曰
昨飲者有口角否酒家曰甲與某少年爭遂喚少年

至陳其始未拘甲而鞠不認嚴刑乃承已置獄矣甲之妻子遍求邑之名訟師而謀之僉曰殺人者死古今一律雖諸葛復生亦難更議有狂生戟手而笑曰雖然汝有家業若干如不恤費尙可爲焉妻子曰願親產聽命可得二千金生曰持金來莫問出入先殺若父忽認忽翻以緩其獄予入會垣謀之半載可釋妻子叩首去眾皆大笑而散生携金赴省覓廉訪司之吏詢以近日盜案更曰汝鄰邑語兒甫送大盜至

尚未過堂生大悅卽賄吏願一覩大盜吏爲理問司獄者引生見之生笑問曰汝何爲盜盜曰小人家無恒產而有父母妻子累謀業皆不遂情其旅力掠以養家耳生曰今家已富耶盜曰賍被官起何富爲生曰汝父母妻子今有養耶盜泣曰小人死在旦夕何能再願生曰有能爲汝養家者汝再承一殺人事汝父母妻子得安飽而汝不加罪願乎盜曰斯世焉得有是好人雖十死願承也生曰子願以千金俾汝家

人爲活計汝過堂時憲司必詰問他案汝卽承某年
月日夜在海昌城內某酒肆飲竊得巨斧斂某乙絲
肆戶有老者持燈出被執衣裾情急圖脫被之而遁
如是而已盜尤諾詎召其家人主子之金盜感甚未
幾過堂復承是案憲司查無申報者卽行文詰問官
吐舌曰有是哉嚴刑之下何求不得幾誤是獄急破
械釋甲而具盜案以報

盜之太以大矣自響馬老瓜以至去包田竊名目多
端神令可技者見諸載籍已不老人又有所謂謂曰
者益超出其儔而近乎神怪有曰下八洞者人之財
物一過其目即能攝去其最者山上八洞無須露財
與人同止息即知其捷中物明默運潛移而不覺也
聞有楚商胡某者爲其主收債餘太盈箱買舟而返
途遇一客衣襤褸破呼舟其濟舟子辭之胡友其孤
招之同艚其人談甚豪襟慷慨爽胡甚樂之飲食與

其談數日覺其非上非商益畏而敬之恒投其所嗜而助其不足察其德之將抵其處乃謂胡曰別有日矣余有所言得無驚駭因公長者敢以實陳誓不爲公害也胡曰吾二八雖邂逅之交亦云睦矣請直言毋隱對曰余上八洞也始睹公舟知爲重載既蒙容納益知有貨若干已移我篋中請公驗之胡駭其所言之數相符亟視箱則封識如故已坐諸所有客啟其篋還之曰我不忍欺公僕前途有友短腰纏者乞

假五十緡約某日必償公可是日囊中物皆客所賜
敢不惟命即數與之客謝而起一轉瞬已登彼岸離
舟尚十餘丈也胡愕然歸告主人疑信半之即胡亦
不計其償否至日有衣冠華艱僕從如雪者投刺謁
胡出見客即調白者款之益恭客喜而退胡送出門
曰所借之貲已加子金而納諸主人之櫝且有以益
公者後如携金出外必以稻米一畧實封中則不受
贈簪謹誌之胡再拜謝教客去主人啟櫝而子母無

三
鴈始信其夥而知天下果有異人也

鄧屏曰此俠客也古今恒有之第茫茫宇宙斯人安在耶俾予過之願再拜而投諸門下習其術抽取天下倉粟之財以濟四窮而助公舉不亦快哉

劉智廟

劉智者不知何許人不事生產而性好施舍家貲蕩然盡矣無存流離失所至山左德州通衢之側有古刹存也戶毀垣傾殿廷將圯僧衆皆散智徙心居而

馬伯廟雖破落香火猶存每年四月八日近村之人
必大舉廟會商賈雲集百貨俱陳以蓆結棚列分街
道居然鬧市而廟之三面爲不逞之徒大開賭局銀
錢出入盈千累萬童叟勿欺智日遊其間不覺心動
乞得數錢姑以壓寶隨其意之所至無不勝者旬餘
將前後左右所有賭局之資本咸歸智一人矣計之
得金錢數萬武勸之開業成家以爲富室智慨然曰
余丐也而暴富不祥富思有以讓之且余孑然一身

與僧等耳願以貲修復廟宇而奉其香火得保首領
以沒神之祐也乃遍拜紳士爲之助力鳩工庀材拓
疆收半額改舊觀俾智主持其中而四方士君子之
過出其間者底遊覽也至今相傳百十年凡歷是境
者莫不呼之曰劉智廟

鄉人曰古賢者造物所不惜往往有無意得之而其
所最靳者惟名也耳歷溯古來帝王卿相及文人學
士爲野人婦豎之所知名者能有幾人意生前赫赫

死後冥冥如恒河沙數彼劉智巧也一念之善自世
之賢愚悉知其名超出於尋常帝王卿相文人學士
之上且廟皆以神名而是廟居然以劉智名之縱曰
後廟有廢時而智之名千古不朽緣此站地名卽稱
劉智廟故也是誠何福以享之哉况天下之善男信
女施舍千萬以開創廟宇至今冥設無聞者亦不知
凡幾噫劉智何幸而得此名也耶

吳橋案

燕都南吳橋縣之連鎮布市也居是地者半以買布
爲業有肩販張乙恒負布四方求售出或兩三月一
歸年二十餘家僅老母爲之娶婦李氏嬌而蕩夫婦
甚相得彌月張仍出貿易婦不安於室日遊鄰里姑
勸之不聽教戒之則怒目視反唇稽矣有武生許三
者城居隨父設肆於鎮父因老病俾棄其子而養痾
於家許三恃衿無賴好與惡少伍而游獵於色不逞
之徒利其貲而助爲虐一日與李氏遇諸途豔之訪

諸惡少或告之曰此吾鄰張乙婦其夫負販外出恒
在我家游蕩可以利誘之許三喜諧許約而去其人
歸與妻謀妻曰是不難使許君僞爲吾弟也者俟婦
來亦來吾誇其富饒以欣動之婦若不過吾讓之陰
則事成矣其人告許盛服而往婦適至欲避鄰妻以
其弟告牽衣命坐婦斜睨許許故買开後首漸與調
笑婦赧不言鄰妻曰吾弟非外人也煩嫂相陪吾具
饌去婦口言歸而身不動鄰妻出反閉其戶許獲婦

求歡婦素服飾許允之相將入室事甫畢而鄰妻至
婦羞慚無地鄰妻曰若欲不洩於人必長與吾弟歡
好猶弟婦也吾何言哉若不常來吾且播揚之勿悔
婦喜諾由是許爲之易新衣備首飾居然完好姑婦
其所自求則以母家對姑知其無父母兄弟大疑之
訪得其端倪禁婦勿出則罵雞習犬攪擾不休姑太
不堪侯子歸告之故立命休棄張乙承母命不得已
與半書而還之婦泣去無可歸乃投許而允之許世

余長爲我婦矣不得受惡姑氣尙不慊於心耶乃置
宅相處越數月供億不支復與惡少謀食曰是非爾
真婦也可使之娼徵其夜合之貲不但衣食有藉而
致富不難矣許喜諾逼婦接客婦畏鞭告不敢不從
也張乙自出婦後負氣去半載而同與婦情猶未絕
訪知爲娼潛往視之婦見痛泣且告之悔牽留其宿
而還其手書張乙歸不敢告母正無可如何之際訐
知是夜有客而不知其爲本夫次日往索貲婦無以

應裸而撻之婦以實告許復與惡少謀曰殆矣本夫
已反其手書若以估妻訟我奈何僉曰彼經紀人一
時計不及此必將復來俟其來時吾等伏於左右羣
起捕擊使懼而逃似可絕跡許唯唯未幾張心果不
息又至甫扣門伏候羣毆之詐死伏不動許曰殆矣
不過懼之而已奈何置之死地罪將在我衆聞然散
張知衆去覺遍體受傷不敢見母匍匐至河干趁舟
入鄰邑夜扣行家其工素識驚問其故張以酒後與

人其毆既被人傷亦復傷人求爲調治而謀避匿行
至爲之延醫傷痊併爲合夥販布於口外當是時連
鎮河干蘆葦中有浮屍亭長報宰宰驗明遍體鱗傷
似羣毆致斃而棄於河者面目已敗莫辨誰何幸爲
棺殮緝兇標召屍親而已乃張乙之母數日不見其
子歸尋訪無着或告以何干之屍必其子也母信以
爲然卽投宰告許三謀婦殺于狀宰啟棺使認母亦
難辨因報仇心切覩屍衣上右肩有補綴處謬曰吾

子布販也其肩負布易破吾以舊布補以白線縫是
否請一驗而定遂洗驗果然卽提許三與諸惡少一
訛皆伏辜已解審會坦許父哀其子思有以援之或
告之曰此屍詐也張乙年少身短此屍年老身長踰
面自潰爛而身旁有鬚一縷其明証也父悟急爲上
控而使其子翻供司發首魁復鞫遊移無定已逾年
矣張乙貿易獲利歸視其母母見之喜懼交作張聞
故母誓告之使仍避匿張曰不可我本無罪若使許

三問抵則我咎不輕且終身不得居故鄉不如自首
便遂投率而陳其始末率大驚卽偕往會垣面告憲
司幸罪人未決卽出許科以和姦罪褫革荷校而已
張歸安業婦亦投回哀求其姑割指示志改行爲良
仍完聚也

趙厚曰吾聞訊是案者一老吏程姓素以折獄爲能
僚友僉尊之曰老哥哥當許三翻供之際歷數問官
堅執不認後值程尹謂之曰佔妻鬪毆之情既實則

死者是否本人汝罪難追况承之未必卽死不承遞
相熬審或喜用嚴刑者或善於磨鍊者當此溽暑時
晝夜不息得不瘵斃乎於其速死何如緩生汝自度
之許三感悟痛哭承認供招乃定程尹傲於眾曰諸
君通載所不能決者老哥哥片言定之鞠獄之能不
敢多讓入矣正眾口交相讚嘆間吏報吳橋令帶領
已死復生之張乙投首太守命釋許三眾乃粲然曰
老哥哥竟是鞠獄神手死人寤活矣甚矣定讞之難

卷八

客窗閒話卷五

鹽官 吳巖昌

談鬼十二則

嘗有善談鬼者怪怪奇奇無不極情盡緻不勝錄取
予采其可作笑談者數則列後

吾邑有朱橋鎮布市也貿布者五鼓畢集黎明而散
忽途人相戒云橋左有一大鬼高丈餘白衣冠被髮
執扇眉目下垂口鼻流血世所謂無常鬼是也見者

咸棄物奔逃遲則驚斃以故市爲改時止置王一署
家有急需不得已於寅刻携燈負布赴市至橋左遙
見大鬼昂然來王駭極滅燈潛入桑林內徠升樹顛
藏叢葉間時月色朦朧鬼不及睹行至桑林外喟然
嘆曰明明一人來倏忽不見妖耶怪耶語未竟又一
大鬼來服色面目相等向前拱其手而過前鬼曰
是矣吾等費心計逐客至此而爲彼所得當抽分其
貨遂大喚後鬼回索分也後鬼瞠目直視忽揚太掌

攔腰一擊前鬼撲地首與上下身及兩臂跌分五截
俯視之得青烟二道解佩囊納訖長嘯而去王二猶
不敢下樹至旦見行人結隊來始呼救衆集而後通
視則鬼之首係紙糊者兩臂與手削本爲之上身一
人下身一人俱死紙衣亦裂始悟二賊頂接作長人
假鬼以行劫而真鬼斃之報亦巧哉

有錢劉二役者奉差勾攝人知其人狡甚夜往拘之
距城約二十里一役持燈一役執牌行五六里許錢

謂劉曰吾有腹疾予吾燈將覓地大遺爾前進某村
市尾有里保茶室在彼俟吾劉諾而去比及市尾夜
深戶閉無停留處復回原路見市中一室隙透燈光
隱隱泣聲甚悲門外一人影貼身窺探劉意爲錢遺
畢而來竊窺婦女耳欲戲之俾不敢作聲潛以手指
空其尻其寒浸骨突然回首則眸出舌伸髮披血結
現縊鬼形劉大驚觸板而倒鄰人聞聲出視識爲縣
役已痰湧氣喘欲絕鄰人大呼市衆皆集而錢亦至

正扶救間室內亦大呼救人衆踰門而入則少婦自懸於梁其翁姑年老不能解脫衆爲之卸救而蔣詢之乃翁知婦爲姑虐半夜輕生縊鬼求代而寢之爲劉役衝散此婦之命不應絕而劉亦漸愈惟右手全黑經年始退時人稱之爲搗鬼手

陸都閫充卒伍時出境迎上官至中途聞上官遇雨而退陸回雨益大衣履濡濕道路泥濘見旁有小樓一椽趨避檐下天將暮而雨不止叩門借宿少婦拔

關出曰夫男入城未回不便留客陸示之佩刀號衣
曰吾行伍中人正直自矢今進退無從只求樓下一
席地耳婦哀其窮而納之且贍以粥給之燈與薪婦
登樓闔戶而紡陸以薪爲褥趺坐啜粥然火烘衣約
三鼓許有老婦由門隙入陸駭然集聲以觀其所爲
老婦若未睹陸者以一杖置門側望中雷再拜匆匆
登樓聞與少婦言甚歡未幾悲聲辛語旣而大笑陸
取其杖閱之倏變爲麻繩甫坐於身下而老婦下樓

望中雷又拜回身覓杖不得始見陸知爲所收告曰
老婦恃杖而行客須見還陸不答老婦倏變爲少女
柔聲怡色以哀之陸仍不管倏變爲厲鬼曰山口凹
聳肩鼓腹望陸吹氣則冷風入骨寒不可當陸正襟
禦之然老婦作氣甚難喘息片時方能再吹則不及
前之今甚三吹則無力矣陸笑曰汝能吹我我寧未
能吹汝請還汝氣亦鼓氣吹之則老婦胸腹皆洞乃
連吹之化爲濃血轉眼成灰腥臭實甚天已大明陸

不去俟有叩門者起應之一少年人覩陸而叱曰汝
何人敢入我室陸知爲少婦之夫語之故曰與爾登
樓且救爾婦少年偕陸踏梯推門不應肩門而上則
婦懸於床氣猶未絕共救之蘓問其故婦曰夜有前
村之某姬來忘其爲縊鬼與我言終寢之慘覺悲甚
而泣繼又言伊證仙果在極樂世界可以同窺遂以
帶作圖望其中飛樓畫閣金碧輝煌不覺探首則縊
懸繫矣少年再拜謝陸曰若非足下救其難則我婦

作替代而足下亦難明心跡矣自是陸得官慚起至
都闕府而止

陳生年五十餘猶應童子試遇刺史公之自不識工
者開場取士聞傳爲幕客所賣刺史公無以自明於
給卷時留心孤寒者得陳生知其老且貧拔之榜首
幕客以文理平庸爭執刺史公召陳生而論之曰知
子置汝前列之意乎汝文不及人而窮則獨勝藉蔭
以息貨取之謗然學使未必憐貧約計試期尙有餘

藏汝須損一切事專心文學以博進取勿習子一片
苦心也乃出來提一笏以佐膏火生感激無地卽赴
省垣覓幽靜之區作用功計適有寄櫬之庄小樓三
楹人跡罕到賃價甚廉生得之閉戶奮志吟唔晝夜
已數月矣一日將昏聞屋內隔板上作爆聲甚厲生
疑目注視板隙處現人面如錢大諦審之則漸巨以
至額頂案而頤着地額濶滿板兩目如箕視生而笑
生胆素壯乃盡衣冠再拜而祝曰子寒士也見此

刺史謬列案元諒今科一芹可采若從此連捷當盛
設以祭請收尊容勿以駭人是幸巨面笑口大開惟
無聲忽牆角伸一小手未幾盈丈以巨指劃大面作
羞狀轉瞬而沒陳是年入學尋卒鬼預知其無祿擲
拾之耳

葛生者屢試不售納粟入監以狂士自居好飲酒使
氣下元節隨族眾祀墓食祭餘而醉眾皆避去星月
已上動猶未盡盤桓於叢塚間忽睹西北茂林中隱

隱有三四人席地飲酒生喜而前見三男一女皆汎吟搆思若有所作然皆非文士生呼曰公等豪興客狂生否一老者似曾相識起迎曰葛先生來矣汝等勿般門弄斧貽笑方家衆皆拱生入座酌之酒飯皆冷生曰公等爲詩耶文耶某願領教衆曰鄙人何以能文欲湊酒令耳生請令式老者指少女曰此紅姑娘吾鄉名妓渠所出令要說一字拆之則成姓名合之則成事業須切身分泛則受罰故難措耳一人曰

予得之矣林二小當禁卒何如妓首肯一人曰白七
當見緣一人曰丘八是兵妓皆領之生曰金同是銅
匠妓笑曰銅臭則有之匠則不切罰以巨觥生苦思
不得爭執前言不謬妓曰敬爲先生代倩笑曰坐一
是監生耳生大怒揮拳眾皆長嘯一聲冷風侵肌毛
髮皆豎生不禁首倒作猪吼覺口鼻間漸被填塞而
手足皆不得動有笑者曰紅姐給此等文人吃土在
所應得吾恐填實心孔將來連金同亦不能道矣聞

然大笑生正脹悶欲絕遙聞火鎗聲衆始散幸獲生
來扶救之生始得命而狂氣頓除

中表諸行泉者胆誠俱雄爲予家起租赴鄉舟抵其
地時已三鼓凡收租者須中夜至佃家慮其藏匿米
穀使之不及防也行泉登岸持炬從者負器執械前
行道由小市前狂奔回駭相告曰市中有大鬼當道
不能越過奈何行泉喞曰此又朱橋鎮之傒鬼耳予
人夥矣何足畏當爲地方除一害乃執炬前至其所

鬼身坐樓房巨足踏地首當在霄漢間所衣白袍之前幅披十餘家門面行泉以炬然之火直上冲霄率眾急遁伏於舟中卒不聞有救焚之聲黎明復至其所僅存紙灰一大堆而已樓椽如故無焦灼痕或曰此魍魎也真耶僞耶使其真也則鬼衣無質焉得有灰使其僞也則紙灰必及於屋且此人之身體安在是誠不可解矣

吾鄉俞少宰少時有書歛之目與同人集謀某曠宅

其內室素有盜鬼白晝現形人不敢居有頑僕竊窺之則未由之聞梁上有繩垂下懸岩久之忽結爲大圈漸抽漸小作爆聲而滅每日不爽僕約其夥縛鴉於竿頭由窗隙人其圈套一收而鷄絕衆譁然奔跑俞聞之詰得其故與同人約欲以身試之僉阻不聽次早命僕糞除就其梁下設一几一座俞携友一朋入室閉門高聲朗誦同人伏於窗下以觀其變日晡俞忽停誦旣而自訴其窮曰予爲學已久而不得高

援客者又重於其以措大困不如死体遂大哭同人
恐其入迷正欲相救俞復大笑曰予得鬼矣眾排闥
入視俞以左手執一灰色鴨鼓翅不鳴喚僕以刀來
親宰之命速烹謂眾曰有不食鬼肉者罰作東道乃
酌酒其滋味不及常鴨而有泥土氣眾叩其得鬼之
由俞曰予讀交侯之不至故作悲辛一婦人自梁墜
於懷中曰先生毋自苦也肯偕入仙境則世務不足
道矣予問仙境何在婦教以韞帶作圖探首可得予

遂作圖以套婦人之首而執持之轉瞬間化為鵲
同人乃贈以號曰賽鍾葵又曰白食鬼

有山右孝廉携其僕名鄒倉者體大而聲宏赴禮闈
投邑館而人已滿孝廉貧不能他適哀諸館人執事
者曰後有一宅不利居者如不得已請權寓之孝廉
欣然就宅與其僕同臥起然各有戒心往往秉燭達
旦半月安然無恙一夜漏三下門忽自闕陰氣凜然
有美婦入宅向孝廉流盼微笑孝廉恐大呼鄒倉倉

於睡中驚覺高聲答應美婦惶駭退跌座上色變氣絕是時高客聞聲咸集共覩美婦作時世裝服飾富麗儼然人也公議連座遷於煤室反關以俟之如至日中不變則聞諸官明日啟關入視空有一座而已自此宅竟平安客笑曰周將軍之威大矣其相似者尙足以嚇鬼無怪世之妄人依傍大人先生門戶以嚇人也

趙三官者依緞行作夥年輕胆壯聞人言有鬼處則

往罵之其妻父誕期假主人新袍而往賀畢飲大醉
鄉止宿不聽踏月而歸道出義塚忽有牆阻路左右
旋轉四面皆然趙醒悟曰曠野何得有牆其爲鬼作
祟無疑遂拔身佩小刀戳之則洞覺藉軟甚聞牆外
恹然曰壯哉殺一鬼矣復戳之曰勇哉殺數鬼矣連
戳無算而牆竟無矣踉蹌奔回向家人誇其殺鬼之
能家人曰汝何衣袍去而剩短褐歸耶趙俯視之其
袍之下幅戳無數孔竟變爲百結鶉衣始悟鬼所爲

者卽以其袍幅蒙之謬稱勇壯俾自毀其衣無以對主人趙悔恨欲絕而無可如何也

其北某武舉好欺凌善類不信鬼神中年僅有一子愛同珍寶暴易武舉怒登城隍神之戲臺裸體辱罵觀者環堵未幾超躍下臺狂奔至神前俯伏如有撲之者兩臂現紫黑色哀叫不敢又曰罪該遠戍敢不領受遂起着衣疾走至家告其妻曰伯翁謂我不敬予杖一百充爇烟瘴有押解之鬼使在速具饌焚帛

毋稍怠并取百金摒擋行李卽日起程直抵滇南就有烟瘴處爲人傭工至今未敢擅離噫世之獲咎於神明聞有在疾草時被譴責者以兩身昭昭遣戍直聞所未聞噫異哉

道墟章兩北有二子年甫五六歲出入中庭則必各持錢七八枚或十餘枚而回兩北意爲伯叔所與初無疑議嗣與伯叔言及皆無給錢事始詢二子其長者曰中庭有烏帽絳袍人每日早晚必在座見則與

錢是曉而北顧其子出潛窺之果如所說突前擒捕
絳袍人愴惶登几撲入鏡屏而滅捧鏡視之始知卽
玻璃中所繪之天官像也毀其鏡有血流出而怪絕
又有蔡大官者夜眠樓上三鼓許聞樓下有喚其名
者起視無人如是者三蔡乃捲紙作炬以大火照之
始見樓梯下一烏帽絳袍人持時錢二千擲地而去
蔡以不敢收次日下梯則錢仍在蔡本博徒自信爲
財神所賜資入博場將以求大采也適官司訪拿連

蔡縉去衙校月餘而其錢亦不知所往或曰章雨北幸覺之早而絕其怪蔡大官貪多而受禍假使雨北亦貪得不問則二子之禍必大噫自來之財尚不可受而况非分之求君子於此可以鑑貪

會稽張孝廉三兩寓京師由揚淑衡衡遷黃陂衡衡眷屬下車之際其傭氏忽作男子狀高視闊步而行見三兩呼曰來予與爾言知爾兩子獲售予在陰曹亦增光彩尙不忝爲予子其勉爲勤學好善之士毋

自滿及輕薄改行則功名有在三兩聞之居然其亡
父聲音笑貌涕泣而拜嬌狂笑曰父子相聚大喜事
也何悲爲子餓矣其具饌以進索巨觥飲酒大啖魚
肉飯亦倍常食畢出後院似欲小遺而撲衆扶之入
漸蘊則爲嬌氏之言問之不自知矣又越人某二十
餘歲而亡逾年其家婢出買物忽大步登堂對其主
母揖曰嫂一載相別身其康寧嫂駭然曰汝中邪耶
天曰毋恐吾爾叔也據客位坐語操南音曰大哥好

心欲令五弟歸吾櫬但五弟非人不可托不如附糧
輟爲便此事僅夫婦有私議外人無知者嫂問曰救
世陰司作何事業對曰吾生平無過城隍神錄吾爲
吏職司考察每聞土神報大哥作好事則吾歡欣踴
躍報壞事則吾寢食不安嫂須勸大哥多積陰功自
然逢吉嫂指其幼子曰大哥僅有此兒多病而弱叔
既神靈祈默佑之笑曰天道無私積德蔭子孫自然
之理也吾何能爲又曰吾屋漏矣淒風冷雨觸骸甚

君祈嫂修之吾爲此事恒欲相告不得其便今因公
過門附婢暫見不可久留遂起出門旣跌復起則仍
婢也遣使視其棺果有小孔爲補之加漆是冬其兄
在外不知前事以千金屬其五弟回南貿易便帶靈
柩路由京師爲優伶所迷揮金立盡貲其行囊而逸
輓則棄於曠野未悉後能歸否又沈咸錢塘人自少
應童子試不售鬱鬱至五十餘歲而卒送殯之客盈
門其妻撫屍號泣撲而復起大步出堂遍拜賓客慰

勞再三內有聞人孝廉者是其生平好友執手囑曰
我之後事閣下任之我之神主閣下點之家貲何存
妻子何度絮絮不休客始知爲戚之魂附其妻也孝
廉曰閣下肉身尙在何不附之而生乃手指孝廉而
哂曰不通不通人之所以得生者氣血耳此身氣絕
血凝何以能生孝廉曰我聞死則魂入陰司閣下何
不一行又哂曰陰司何在我自病革後魂與體離魂
飄然無所歸只聞妻哭過悲欲前慰之不覺合而爲

一然支持甚苦刻刻欲分想不能久任矣語畢而攜
扶之入幃則仍妻也傳曰鬼有所歸乃不爲厲三人
者或遠離廬墓或未正首邱或神魂失據咸有爲厲
之端者然宇宙之寬羣黎之衆死者日以千計其中
不得其所者不知凡幾何絕無影響或曰使死者人
人附生者而言亦屬尋常事矣笑煩足下記之對曰
唯

孝女

國家設官分職佐朝廷以安養百姓者也乃竟有不
然者莫如前朝仕宦之強爭以魚肉鄉愚爲勝故有
寧使官家放火不許百姓點燈之謠卽如江左其巨
室叔姪相繼爲宰輔子弟之職居清要者數十人天
下名公巨卿半出其門下雷令風行極一時之盛是
應綿祖德報君恩以長享富貴耳疇知兄弟某學士
因疾家居何應之強奴悍僕以干計分班值日統於
老奴其故以閒曠之時成羣結夥佔據於茶坊酒肆

不休有何姓者撓其妻女在宦宅之左近開設
酒樓爲業其悍僕日來飲饌不但逋欠者多且一縱
性逞興則號呼達旦何厭苦之以酒盡爲辭諸僕大
怒羣搜其室得酒數甕叱問曰此非酒耶奈何欺我
何方強辯一醉僕舉甕以擊何首立碎之漫罵而歸
謀諸老奴告主人以房佃何某不給賃值使僕索取
伊觸首於牆思餽傷以抵賴不意力猛自戕請雜治
之主人從其言使鳴諸縣尹甫聞何妻之報又得宦

詞草草駭訛竟以自戕定讞反欲追租在案何妻茹
痛携女遁於省垣含冤莫訴女漸長成姿容艷麗遠
近莫不知其美者恒與母言及父讐則慟不欲生自
名曰讐誌不忘也及笄之年媒媼造門問字者踵相
接其母曰我女自幼矢志無論小家巨族爲富爲貧
爲妻爲妾只須能擊強宗戮悍僕與父復讐者以身
事之毋需納聘聞其言者皆咋舌時有分鎮大將軍
宗室也值社會之期偶出見女離羨之謀諸從官採

得其故以告將軍曰孝女也吾當成其志密陳於帝
帝怒遣緹騎提學士問實績沒其家謫戍邊陲而置
奴僕於大辟女請得其髻首以祭偕母投將軍願長
爲侍婢以報

義僕

江左望族某氏其父爲太守賄賂公行納貲至數十
萬之富猶孳孳搜求有司閭之僕高祿者恒勸諫其
王曰非義之財悖人者必悖出況膝下僅有一公子

若恃其富有則志氣縱佚恐不得士達矣太守心是之然不能從也未幾太守夫婦相繼卒祿護其眷屬回藉少君驕甚祿裁之以禮少君怒立遂之自祿去後益無忌憚曰挾千金覓局縱博不盡不歸於是爲利之徒從而誘引之不數年家財罄盡貨及房產萬金之業甫書契券不及轉手一擲而去漸及衣物又數月而空諸所有家人星散卽其相與之潘朋匪友亦引避不遑遂與匪徒爲伍登城席地之局猶日爲

之不覺驚望驟絕仰屋而嘆其少夫人江南富室之
女美而賢惟拘以順爲正之義從無反目事是時生
衣對泣正無可如何間有匪徒索逋登門瞥見少夫
人謂少君曰爾家有如許大財猶許貧耶少君曰無
之匪徒笑挽之出曰適所見之豔者是爾妻耶少君
曰是也曰是值千金能舍之則不患無贅少君叱曰
是何言歟我縱貧爲一邑之巨族非但不能賣妻
亦誰敢娶之哉匪哂曰歎哉有此尤物既不能自沽

又不以與人同爲餓殍矣濟於事若載往遠方則藉
揚奴室必重價相求匪而負之其誰得而聞哉况爾
得此身價不僅宿通頓清依然裘馬翩翩之佳公子
矣方知我輩之深謀遠慮也少君躊躇不忍羣匪力
讚之意遂決歸謂其妻曰升斗難謀何以度日聞汝
兄弟有告義親回者我與汝投之必能相濟少夫人
願見其母欣然從之遂假貧匪徒買舟赴吳下匪徒
已先至妓室且揚少婦之色超前絕後可冠古今焉

姥樂從匪曰是猶良家婦不可直告以故須設法觀
之誘入汝家則惟命是從矣匪與鵠姥僞作僕婦傳
太夫人命遣來慰問者見婦姿容果如所說邀少君
去以五百金立券備衣飾遣婢女以與迎之至則門
第軒昂居然大家登堂入室奉有白眉神像命之拜
少夫人覺有異問太夫人所在鵠姥笑曰爾已爲本
夫所售作我家新婦我卽爾母何來太夫人耶少夫
人悟入騙局忿不顧身以首觸牆只求速斃幸人衆

攔拒之得勿傷鵠姥怒喝健婦五六人擁之入後樓盡褫其衣裳以巨索反縛手足懸於梁鞭撻無算體無完膚訓之曰從則錦衣玉食惟爾所欲否則日三百鞭求死未得少夫人悲啼不答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鵠姥無可如何適其樓之東有參業主人聞其號哭聲哀慟旦夕不得寧心爲不平乃召鵠姥責之曰吾知汝家勒良婦爲娼妓不從則威脅之事本不可今更忍心害理慘不可聞若有傷人命勢必累

及鄰人汝不改過吾當預鳴諸官矣鵠姥謝過且曰婦人水性楊花未有不可教訓者今此婦鐵石居心實所罕覲主人憫其貞烈願見之鵠姥引至樓上望見顏色大駭而退曰吾給汝值此婦歸吾可也鵠姥敢不從命使數人扶而去之是時少夫人手足痺弱不能自主比及門主人使健婢負之入設座於中庭納少夫人土座主人具衣冠率妻妾子女再拜跪而告曰老奴數載睽違詎知少夫人受此大辱奴罪通

天矣少夫人熟視之始識主人爲高祿悲噎而語之
故祿亦揮淚曰奴早知少主之不能成立不意其賤
類至此奴聞大舅爺督學滇南二四兩舅爺供職詞
林太夫人在都中康樂詎知少夫人若是窘辱耶奴
當先遣兒輩入都報聞然後奴夫婦親送少夫人歸
寧可也遂供奉於高祿之家惟少君賣妻之貲不入
又罄怨及匪徒匪曰爾妻此際想必各壓花街籠華
金庫矣乘其盛時我等偕往妓室以買燕爲賤詐狹

假母不懼不發財也從之搗斃正怒無可遷之際聞
若輩言操杖逐之匪挾少君鳴於縣其大令爲太守
之門人見詞駭然正欲勘其事適高祿聞之夜見大
令達其情曰少主來不可使知之恐較擾不已則少
主母與小人皆不得安其所矣遂出四百金請以官
頃斷與少主勸令改過謀生尙可爲也大令義之從
其言傳少君與匪至重懲匪徒與少君金而教之遷
善祿始送少夫人入都依其兄弟以終

蒲丘曰嗟乎孝也而在女義也而在僕彼儼然人上者反以不孝不義成其名此古今之變局奔運會入遷移所以明季捐紳爲關賊掠掠者自取之也

劉大漢

越人陸客道經山左見有身長一十二尺之老叟背大十圍腰圓而抱拳如巨鉢腿若堂柱驅犢十餘頭以三犁並耨往來甚駛陸異之值山雨欲來趨避樹下以觀見壯者擔觔餅八枚牛脯一甕來餉叟亦止

樹下食之傾刻一空陸更駭異詢其姓氏年歲復曰
我生之被於今兩週甲子又五年矣劉姓無名人呼
我大漢我漫應之祖居是邑世爲農夫有地一十八
頃耕以自給子六人今存其半而我耆爲曾孫我日
必耕地十餘畝以舒筋骨否則體便不快惟衣食其
費一短褐須大布五匹中衣三匹鞵猶半匹也兩餐
需麪二百五十六兩牛肉及白酒各三百二十兩如
是而乞無他能也問其力則曰我不自知曾憶壯時

皇帝東巡過此山下有人能衝駕而來身與我等侍衛之官擋之者被摘心裂腹而斃駕在危急我不覺直前擒之倒摔於地而熊首碎竟斃皇帝甚喜欲于我一官我對曰小人野田愚民文不識詩書武不知戰陣何敢濫膺爵祿以誤朝廷皇帝益喜給我一紙書知之者稱之曰詔諭地方官免我地糧故至今無催科之擾乃出其詔書與客觀信不誣也遙指其村落曰此皆我子孫之宅昔我以一手北梁一手植柱

身自創者客望之雖俱土室亦甚高大客計其壽時
已一百二十五歲力則萬夫莫敵矣歸而告人或疑
其妄然察誠樸人也言當不謬

薊丘曰防風之骨可塼車長狄之身橫九畝巨人曰
古有之不足奇所可異者富壽而多裔立功而不居
惟聖人之邦所有此賢隱士耳

方幼樛云論語古音古節絕妙文字唐人說部不
是過也

俞生

俞某庠生也卽少聖公之裔訓讀爲業館於鄉夏日
因事回家夜與伯叔兄弟納涼門外縱談而倦不覺
昏睡漏三下眾已散家人喚之醒宵街小遺朦朧間
覺燈光一閃察之實無入室以見二役持符來以鐵
索鎖之行俞怒曰予生員也縱有事在官亦不得擅
加刑具役囑曰旣屬儒生猶不自悟與至死不悔之
下愚等耳始不與爾較爾其見堂上者辯之俞無奈

隨之行入城隍廟忽睹燈燭輝煌而行吏役約數百
人肅然就列無敢譁者一役先入跪稟傳呼帶俞生
入一役捧鍊報門牽至階下叱跪俞怛怛然莫知其
故竊窺上坐者金冕龍衣色甚怒詰俞曰汝身列寶
宮作民表率何得背違禮法當道而溺汚吾儀仗俞
曰陰陽間隔焉知神來不知而罪之恐非聖意神曰
姑無論神明治夜隨在有之汝爲儒士暗室屋漏猶
當謹慎豈可放肆於大道之旁乎假令有婦女來將

以汝爲大惡不道矣俞曰亦無論半夜之中婦女行
走者率卽或有之必男子護送持燈前導生焉得不
避神曰汝家對面隔河周環水間炎暑之際婦女坐
臥其中者不少汝不知避嫌烏得無罪俞詞窮謝過
神叱杖之條見其亡父踉蹌而入叩首無算再拜乞
衰老朽生前無過僅有此不肖子今獲罪神明杖所
應得第聞一經陰板則終身連敗老朽將爲若敖氏
鬼矣敢求憐而恕之神曰罪不可恕爲爾發陽官責

之乃舉筆書判命吏持與觀之曰發該縣典史責一
板闕然而數俞夢亦覺自付典史不能擅責生員縱
有意外之事何僅責一板意謂妖夢置之度外仍赴
館至中元節解館而歸值縣尉王某江南之望族也
屈爲小官未免負才肆志是日太尊挾臨觸其怒欲
黜之幸太令爲之營求稍解尉送太尊登舟求見謝
過太尊呼跪船頭嚴加訓飭久而釋之尉愧且忿候
太尊去而登輿適俞生葛衣布履持蓋而來爲人所

擁擠以蓋柄觸扇輿之玻璃而碎之尉大怒叱役牽來俞不禁戰慄下跪問之不能答喝行杖左右捉俞去禪按之地杖甫一下俞忽醒大呼曰打不得打不得詰之對曰吾生員也告以姓名尉惶恐下與手扶之再三謝罪俞搔首結禪而起曰與閣下無干此其中蓋有神明也仍執其蓋而去尉回衙亦自悔鹵莽是時觀者甚衆與史擅責生員之說傳作奇聞同學諸生知之會來問詢俞曰是誠有之然係神明所使

吾不見過遂述其夢諸生曰妄虛而事實一人受辱
辱及同儕吾等能不與較耶擲俞入縣署鳴鼓聲冤
大令亟召學師來議有以解釋之法師謂令曰兔死
狐悲物傷其類眾怒不可犯也然猛虎項下鈴繫者
自能解之是時劇慮諸生攻擊之潛避縣署聞言而
出長跪師前曰我之誤捷俞先生追悔莫及然俞先
生器局宏大初未與我較是皆諸生之教請師召俞
先生而慰解之我願對眾負荆則永釋矣大令亦泰

贊之師出問俞播首曰門人不願與較只求有以慰
衆心耳師曰爵之何如衆曰願聞爵之之法師曰當
衆令其拜俞生以謝過衆目視俞俞猶搖首曰不願
處厚長官衆謂師曰旣俞生之盛德應令其擯去從
人執香步行至俞府跪拜吾等釋之師曰諾俞同衆
同具衣冠洒掃門庭烹茗以俟未幾尉公服持香而
來俞遠出慰勞辭香獻茗極具誠敬卽回拜之衆皆
無可如何而散俞仍之館居停辭之曰昔吾以先生

爲英才也故敢屈諸西席以爲門廬光今已受撻於
市爲衆訕笑則吾子弟人皆目之爲罪人之弟子也
何辱如之敢辭俞無以自明抱慚而歸然尉甚德之
中秋登門賀節俞見之色甚不懌尉叩其情俞告以
矢館故尉曰先生犯而不較當今之亞聖也爲我而
有屈賢才我罪大矣然館穀不足慮敬爲先生推轂
討本名相後裔爲一族之長先是族有公塾其師老
病卒族人正請命延師左虛數月矣尉以二百金聘

俞先生遣僕送之江南族人咸敬先生品淳而學優
歲有增脩俞閱十餘年歸家積千金稱小康云

薌斤曰謙福之基也故謙卦六爻皆吉俞生自受神
誠之後何其謙也隨責之而隨富之冥冥中假王尉
之手由是觀之爲人處世可不謙乎哉